蜀山劍俠傳/13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三七回　天驚石破 萬蹄踏塵　電射星馳 雙猱救主

下一回▶

第二天早上起來，風子見兩個山人在用土語嘰咕，先以爲他們祇是畏難，哪知一入野騾嶺，便要告辭回去。後來又見他們臉上帶着驚慌神色，問他們甚麼緣故，都不肯說，越發動了疑心。風子知道山人習性，便拔出鋼來，大喝一聲，平地縱起七八丈高下，一鋼朝路旁一塊丈許高的山石打去，叭的一聲，那石被擊碎了小半截，碎石紛飛，火星四濺。嚇得兩個山人跪在地上，渾身抖戰，口中直喊小神饒命。風子喝道：「你們祇管告訴我，爲甚麼那樣驚慌？」那山人被逼無法，四下偷望了望，纔低聲說道：「昨晚我二人在洞外大樹上睡，看見那神了。想是因爲那老真人師徒不准我們供他，供着外來的神，想抽空將大神和小神喫瞭解恨。我二人本想逃了回去，因還沒走到野騾嶺，怕黑神殺我們；不逃又怕走在路上，連我二人一起喫了去。如今被小神逼着說了，他如喫不了大神小神，我二人回去時是沒命的了。死我們不怕，祇是被神喫了，是不能投生轉世的。好歹想個法兒，救救我二人吧。」說罷，便鬼嗥般哭了起來。

風子知他說的便是所供的狼面神，山人慣會見神見鬼，又說是甚麼不常見的野獸蟲豸之類，便問：「既是你二人親見，可曾看清是甚麼形狀？」二山人又做張做智答道：「昨晚月光很亮，我們正說明午可以回去，忽見那神揹着一個和大神差不多高矮生相的神，比飛還快地跑來，一到，便直進洞去。待了一會兒，兩個神出來，站在地上爭論。我們纔看清那神是一張人臉，兩手極長，並不算高。那另一個神，說話神氣也和大神、小神

差不多，祇上下身都穿着虎皮，腦後從頭到背生着一把金毛，直放光，腰間也圍了一張虎皮。和另一個爭了一陣，末後吼了一聲，仍然揹了便走。剛一動步，從南山上又來了一個又高又大的神，更是怕人，除腦後生着極長的金毛外，周身俱是黃光，臉有點像猴，眼睛又紅又綠，比閃電還亮。一見前面兩個神已走，也沒進洞，便追了去。走起路來和風一樣，轉眼追上先前兩個，一會兒便沒了影子。剛起步時，有一株大樹正礙他路，被他長臂一掃，便成兩段。我們先時原要在那樹上睡來着，因爲枝葉太密，纔換了另一株。幸虧不在那樹上，要不昨晚就沒命了。當時嚇得大氣也不敢出，悄悄從樹上溜下來，尋了一個土窟窿伏了一夜。算計這三個神必跟在我們後面，哪還敢說回去？這一說，神必見怪，祇好死活都隨大神一路了。」

風子正因前路不熟，山人事前說明不願再送，覺着不便。不想這一來，不用勸，反而志願跟去。與雲從對看了一眼，暗自心喜，風子知道山人蠢而畏鬼，昨晚所見，必是夢境。要不自己不說，雲從素來睡覺警覺，稍有響動，便自醒轉，昨晚怎麼毫不知覺，那東西也沒甚侵犯？又想兩個山人怎會同時入夢，所見分釐不差？也許是甚麼奇獸，憑自己和雲從的本領，再加上那口霜鐔劍，也沒甚麼可慮之處。樂得借此威嚇二人道：「你二人不說，我已知道。昨晚那神進洞，原是被我們大神打跑，因爲我們貪睡，沒有追趕，沒想你們這等害怕。本來到了野騾嶺，我們原用不着你們引路，祇是那神喫了我們的虧，保不得拿你二人出氣，待我與大神說，如念你們可憐，便準你們同往峨眉，再行分手。此去路上，再不許像剛纔那樣做張做智。晚來露宿，你們在外邊，如見動靜，不論他是人是怪，祇管進來報信，我大神自會除他，保你無事。」二人因眼見昨晚二神入洞好一會兒，雲從、風子並未受傷，聞言甚是相信，立現喜容，一一應允。雲從因二人所說那東西的形狀好似在哪裏見過，苦於一時想不起來，祇管沉思不已。風子與二人把話說完，便請上路，因有二人報警，畢竟有些戒心，各將寶劍、鐵鋼持在手內，隨時留意，往前趕路。

不消多時，走進一座山谷，便入野騾嶺。雲從望見山形果然險惡，兩邊危崖壁立，高聳參天。長藤灌木，雜以丹楓，紅綠相間，濃蔭遮蔽天日。紅沙地上，盡是荊榛礙足，徑又窄小。這種路，山人素常走慣。祇雲從沒經歷過，仍是風子在前開路。走沒多遠，便將這條狹谷走完，又橫越了一片滿生荊莽的小平原，便到野騾嶺的山麓底下。這山縱橫數百里，林豐草長，彌望皆是。須要越過此山，纔能到達峨眉，一行四人便往山上走去。荒山原本沒路，危崖削嶂間，盡是些蠶叢鳥道。有時走到極危險處，上有危石覆額，下臨萬丈深淵，着足之處又窄又滑溜，更有刺荊礙足。走起來須要將背貼壁，手扳壁上長藤，低頭蹲身，提着氣，鎮定心神，用腳找路，兩手倒換，緩緩前移。一個不留神，抓

在腐木枯藤上面，腳再往下面一滑，便要粉身碎骨，墜落深淵。除風子外，休說雲從，連那慣走山路的山民，都有些心寒膽戰。有時又走到了頭，無路可通，再從數十百丈高崖上攀藤縋身而下。深草裏蛇蟲又多，一不小心便被纏住。好在四人俱有武器，所帶包裹又不甚大，還不礙事。這一路翻高縱矮，援藤縋登，費力無窮。且喜這般極危險之處，路均不長。

走有兩個時辰，居然走到較爲平坦的山原。雖在秋天，因是山中凹地，四面擋風，草木依舊豐盛。那極低溼之處，因爲蓄了山水，長時潮潤，叢莽分外豐肥。頂上面結着東一堆西一堆的五色雲霞，凝聚不散，乃是山嵐瘴氣，還得繞着它走。兩個山人更如狸貓一樣，一路走着，不住東張西望。雲從問他們何故？二人說是本山慣出野獸，往往千百成羣，行走如飛。人遇上縱不被它們喫了，也被它們衝倒，踏爲肉泥。還有昨晚那神更是厲害，所以心中害怕。雲從見草木這般茂盛，明明沒有獸迹，聞言也沒放在心上。四人且談且行，不覺又穿過了那片盆地，翻越了一處山脊，走入一座叢林裏面。山那邊野草荊棘，何等豐肥。這森林裏外，依然也是石土混合的山地，卻是寸草不生。樹全是千百年以上古木，松柏最多，高幹參天，虯枝欲舞，一片蒼色，甚是蔥蘢。風子偶然看見兩株斷樹，因爲林密，並未倒地，斜壓在別的樹上，枝葉猶青，好似方折不久，斷處俱留有擦傷的痕跡，心中一動，便喊三人來看。二人見了便驚叫起來，說這樹林之中必有水塘，定是甚麼猛惡野獸來此飲水，嫌樹礙路，將它擠斷，來得還不在少數。說罷便伏身地面。連聞帶看，面帶悽惶說：「趁日色正午，野獸出外覓食，不致來此，急速走出林去纔好。因爲林中松柏氣味太盛，聞不出甚麼異味，但地上已經發現獸迹了。」

風子照他所指，看了又看，果然地上不時發現有不明顯的碗大蹄痕。再往前走，越走蹄迹越多，斷樹也越多，有的業已枯黃。又走了一二里地，果然森林中心有一個大的水塘，深約數尺，清可見底，清泉像萬千珍珠，從塘心汩汩涌起，成無數大小水泡，昇到水面，聚散不休。塘的三面，俱有兩三畝寬的空地。地的盡頭，樹林像排柵也似的密。祇一面倚着一個斜坡，上面雖也滿生叢林，卻有一條數丈寬的空隙，地上盡是殘枝斷木，多半腐朽。地面上獸迹零亂，蹄印縱橫，其類不一，足以證明山人所見不差。那斜坡上面，必是野獸的來路。

可是那林照直望過去，已到了盡頭，广壑橫前，碧嶂參天。漫說是人，烏獸也難飛渡，非從那斜坡繞過去不可。明知這裏野獸千百成羣，繞行此道，難保不會遇上。少還好辦，如果太多，不比山人殺一可以儆百。一來便往前不顧死活地亂衝，任是多大本領，也難抵擋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又別無他途。風子和雲從一商量，想起無情火張三姑來傳醉道人

的仙柬時，原說此行本有險難，途中應驗了些，既下決心，哪還能顧到艱危？決計從那斜坡上繞行過去。因一路都見瘴氣，有水都不敢飲。一行四人，均已渴極，難得有這樣清泉。見那兩山人正伏身塘邊牛飲，二人便也取出水瓢，暢飲了幾口，果然清甜無比。飲罷告訴山人，說要繞走那個斜坡。二人一路本多猶疑，聞言更是驚惶。答道：「這條路，我二人原是來去過兩次，回來時節，差點沒被野騾子踹死。當時走的，也是這片樹林，卻沒見這個水塘，想是把路走偏了些，誤走到此。照野騾子的路走，定要遇上，被它踏爲肉泥。祇有仍往回走，找到原路，省得送命。」

風子哪肯捨近求遠。事有前定，野獸遊行，又無準地，如走回去，焉知不會遇上？便對二人再三開導，說大神本會神法，遇上也不妨事。如真不願行，便聽他二人自己回去。二人聞言，更是害怕，祇得半信半疑地應允。風子因路已走錯，用不着二人引導，好在方向不差。二山民怕鬼怕神，此時也絕不會逃跑。便和雲從將身背行囊解下來交與二山民，自己一手持刀、一手持鐲，在前開路。那路上草木已被野獸踏平，走起來本不礙事，不多一會兒，便將那斜坡走完。想是不到時候，一隻野獸也未看見。二人卻越加憂急，說和他們上次行走一樣，先時如看不見一個，來時更多。雲從、風子也不去理他們，仍是風子在前，二人在中，雲從斷後，沿着前面山麓行走。走了一會兒，忽見林茂草深，獸迹不見，也沒有甚麼動靜，二人方自轉憂爲喜。

四人俱已走餓，便擇了一空處，取出食糧，飽餐一頓，仍自前行，按照日色方向，順山麓漸漸往山頂上走，也不知經了多少艱險的路徑，纔到山巔。四顧雲煙蒼茫，衆山潛形。適纔祇顧奮力往上走，沒有回頭看，那雲層也不知甚麼時候起的，來去兩面的半山腰俱被遮沒。因爲山高，山頂上依舊是天風冷冷，一片清明。四人略歇了歇，見那雲一團一團，往一處堆積，頃刻成了一座雲山。日光照在雲層邊上，回光幻成五彩，兀自沒有退意。山高風烈，不能過夜，再不趁這有限陽光趕下山去，尋覓路徑，天一黑更不好辦。反正山的上半截未被雲遮，且趕一程是一程，到了哪裏再說哪裏。能從雲中穿過更好，不然就在山腰尋覓宿處，也比絕頂當風強些。商議停妥，便往下走。漸漸走離雲層不遠，雖還未到，已有一片片一團團的輕雲掠身挨頂，緩緩飛過。一望前路，簡直是雪也似白，一片迷茫，哪裏分得出一些途徑。而從上到下，所經行之處，截然與山那面不同。這面是山形斜寬，除了亂草紅沙外，休說巖洞，連個像樣子的林木都沒有。叢草中飛蟻毒蠅，小蛇惡蟲，逐處皆是，哪有適當地方可以住人。這時那雲霧越來越密，漸漸將人包圍。不一會兒，連上去的路都被雲遮住，對面不能見人，始終未看清下面途徑形勢，怎敢舉步，祇各暫時停在那裏，等雲開了再走。正在惶急，忽聽下面雲中似有萬千的咯咯之聲，在那裏騷動，時發時止，兩個山人側耳細聽了聽，猛地狂叫一聲，迴轉身便往山項上跑

去。

風子一把未抓住，因在雲中，恐與雲從相失，不敢去追。卻是行囊全在二山人身上，萬一被他們帶了逃走，路上拿甚麼喫？同時下面騷動之聲越聽越真，二人漸漸聞得獸嘯。那兩個山人逃得那般急法，知道下面雲層中定有成千成百的獸羣。來時由上望下，目光被雲隔斷，沒有看出，忙着趕路，以致誤蹈危機。如今身作雲中囚，進退兩難。雖然人與獸彼此對面不見，不致來襲，不過野獸鼻嗅最靈，萬一聞見生人氣味，從雲霧裏衝將過來，豈不更要遭殃？反不如沒有這雲屏蔽，還可縱逃脫身了。二人雖有一身本領，處在這種極危險的境地，有力也無處使，就在這憂惶無計之際，雲從無意中一撞手，劍上青光照向側面，猛一眼看見風子的雙腳。再將劍舉起一照，二人竟能辨清面目，不禁想起昔日誤走絕緣嶺，失去書童小三兒，黑夜用劍光照路尋找之事。方要告訴風子，自己在前借劍光照路，風子在後拉定衣角，一步一步地回身往上，覓地潛伏。言還未了，風子倏地悄聲說道：「大哥留神，下面雲快散了。」雲從和風子說話時，正覺他的面目不借劍光也依稀可以辨認。聞言往下一看，腳底的雲已漸漸往上昇完。僅乘像輕納霧縠般那麼薄薄一層和一些小團細縷，隨着微風盪漾。雲影中再看下面山地，祇見一片灰黑，仍是看不很清。撞頭一看，離頭三二尺全被雲遮，那雲色雪也似白，彷彿天低得要壓到頭上。銀團白絮，伸手可以摸捉，真是平生未見的奇景。

剛想舉劍到雲中去照，試試劍光在雲中可以照射多遠，恰值一陣大風劈面吹來。適纔在雲霧中立了一會兒，渾身衣服俱被雲氣沾溼，再被這劇烈山風一吹，不由激靈靈打了一個冷戰。剛道得一聲：「好冷！」猛聽下面又有獸嘯，接着又聽風子驚咦一聲。這時那腳底浮雲已被山風一掃而空。化成萬千痕縷吹煙一般，四散飛舞而去，浮翳空處，那下面的一片灰黑，竟似在那裏閃動。定睛一看，並非地色，乃是一種成千成萬的怪獸聚集在那裏，互相擠在一起，極少動轉，間或有幾個昂頸長嘶。其形似騾非騾，頭生三角，通體黑色如漆，烏光油滑。黑壓壓望不見邊，也不知數目有多少，將山下盆地遮沒了一大片，這一驚非同小可。這山從上到下，地形斜寬，無險可守。山這面比山那面，從上到下要近得多，立身之處與羣怪獸相去也不過二里高下，五七里遠近。風子知道，這種野獸生長荒山，跑起來其疾若飛。雖自己與雲從俱都身會武功，長於縱躍，無奈聽山人說，殺既殺不完，跑又跑不及，更不能從成千成萬野獸頭頂飛越而過。除了不驚動它們，讓它們自己散去外，別無法想，山形是那般一覽無遺，急切間尋不出藏身之所。祇得用手一拉雲從，伏身地上，眼前先不使它們看見，再想主意。

二人身纔一蹲下去，雲從頭一個聽到離身不遠的咻咻之聲。昔日誤走荒山，路遇羣虎，

有過經驗，聽出是野獸喘息聲。忙和風子回頭一看，不知何時，在相隔數丈以外，盤踞着七八隻與下面同樣的野獸。獸形果然與地名相似，頭似騾馬，頂生三角，身軀沒馬長，卻比馬還粗大。各正瞪着一雙虎目，註定二人，看去甚是猛惡。內中有一隻最大的，業已站起身來，將頭一昂，倏地往下一低。風子自幼生長蠻荒，知道這獸作勢，就要撲過，剛喊「大哥留神！」那隻最大的早已把頭一低，嗚的一聲怪吼，四條腿往後一撐，平縱起數丈高下，往二人身前直衝過來。當大的怪獸一聲吼罷，其餘數祇也都掉身作勢，隨着那大的一隻同時縱到。雲從、風子原不怕這幾隻，所怕的乃是下面盆地裏那一大羣。知道這幾隻大的定是獸羣之首，已經被它們發現，吼出聲來，下面千百成羣的怪獸也必一擁齊上。此時逃走，不但無及，反而勾起野獸追人習性，漫山遍野奔來，再說天近黃昏，道路不熟，也無處可以逃躲。擒賊先擒王，如將這頭幾隻打死，下面那一大羣也許驚散。

二人心意不謀而合，便各自緊持兵刃，挺身以待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這一動念間，那七八隻似騾非騾的怪獸，業已縱臨二人頭上不遠。風子未容它們落地，腿一使勁，手持鐵鋼，首先縱起空中，直朝那當頭最大的迎了上去。這怪獸四腳騰空，將落還未着地，無法迴轉。被風子當頭迎個正着，奮起神威，大喝一聲，一鐵鋼照獸頭打去，叭的一聲。那怪獸嘴剛張開，連臨死怪吼都未吼出，立時腦漿迸裂，脊背朝天，四腳一陣亂舞，身死墜地。風子就借鐵鋼一擊之勁，正往下落，猛聽山下面盆地中萬獸齊鳴，萬蹄踏塵之聲，同時爆發出來，聲震山嶽。心裏一驚，一疏神，沒有看清地面，腳纔點地，正遇另一隻怪獸縱到，低頭豎起銳角，往胸前衝來。這時兩下迎面，俱是猛勁，風子如被撞上，不死必傷。風子一見不好，忽然想起峨眉劍術中弱柳搖風、三眠三起敗中取勝的解數。忙舉手鐵鋼，護着前腦面門，兩足交叉，腳跟拿勁，往後一仰，仰離地面祇有尺許。倏地將交叉的雙腳一絞。一個金龍打滾，身子便偏向側面，避開正面來勢。再往上一挺身，起右手鋼，朝獸頭打去，這一鋼正打在獸的左角上面，立時折斷。風子更不怠慢，左腳跟着一上步，疾如飄風般一起手中腰刀，攔腰劈下，刀快力猛，迎刃而過，將那怪獸揮爲兩段。刀過處，那怪獸上半截身子帶起一股涌泉般的血水，直飛穿出去丈許遠近，纔行倒地。風子連誅二獸，暫且不言。

那雲從不似風子魯莽，卻殺得比他還多。總是避開來勢，攔腰一劍，一連殺了三隻。剩下兩隻，哪禁得起二人的寶劍、鐵鋼，頃刻之間，七隻怪獸全都了賬。二人動手時，已聽見盆地中那一大羣萬聲吼嘯，黑壓壓一片，像波浪一般擁擠着往上奔來。先以爲獸的主腦一死，也許驚散。誰知這類東西非常合羣，生長荒山，從未受人侵襲。除了天生生克、一物制一物外，祇知遇見敵人一擁齊上。由上到下，原是一個斜平山坡，相隔又近。

這一大羣怪獸奔跑起來宛如憑空捲起千層黑浪，萬蹄揚塵，羣吼驚天，聲勢浩大，眼看就到眼前。這時二人處境，上有密雲籠罩，下有萬獸包圍，進既不可，退亦不能；再加斜陽隱曜，暝色已生，少時薄暮黃昏。那些怪獸全是縱躍如飛，一擁齊來，任是身有三頭六臂，也是殺不勝殺。一經被它撲倒，立時成爲肉泥。就這危機俄頃之際，雖然明知絕望，不能不作逃生之想。正在張皇四顧之際，頭上雲霧又往上昇高約有兩丈。雲從猛一眼看到雲霧昇處，離身數丈遠近的山坡上面，露出二三株參天古樹，大都數圍，上半截樹梢仍隱在雲霧之中，祇有下半截樹幹露出。急不暇擇，口裏大聲招呼風子，腳底下一連幾縱，便到了樹的上面。風子因爲那萬千野獸漫天蓋地奔來，相隔僅有半里之遙，知道逃已無及，二人說話聲音又爲萬嘯所亂，也沒聽清雲從說的甚麼，一見雲從縱到樹上，便也跟着縱去。